

弗洛伊德的“自然”概念及其科学世界观

陈 默

(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概念既指人先天的、生理性的性欲,又指人先天的、伦理性的关系性欲求,它本质上内蕴生理与伦理的双重含义。弗洛伊德立足于退化论建构精神分析理论,但他的退化论不同于完全否定人的进化必然性的生物学退化论,而是在承认人具有必然的进化趋势的基础上建构的病理学理论。同时,他不将“退化”看作是纯粹生理性的,而认为它更可能是一种精神性的。“性本能的退化”是神经症病因解释的核心,弗洛伊德围绕此病理学概念从生理、心理和伦理的视角分析人的身内自然,试图建构起真正属于人的“自然”与“科学”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科学世界观”,它与局限于身外自然或生物自然进行研究的“科学”概念存在本质差别。

关键词:弗洛伊德;自然;科学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24)02-0064-08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因“性本能”概念的浓重生理主义气息而被定义为“泛性论”的,但实际上,他并不局限于生理的视角,而是综合了生理、心理和伦理等多重视角展开论述的。他致力于建构一种完全不同于生物精神病学的理论,试图推翻以纯粹物质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概念,创建真正能够解释人的“身内自然”的科学理论。本文拟立足于弗洛伊德的“自然”与“科学”概念的关系,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他的“自然”概念,并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道德的关系”为主线分析他的科学世界观。

一、弗洛伊德的 “自然”与“科学”概念的关系

关于人的精神病,弗洛伊德认为生物精神病学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因为它单纯地立足于“脑部的退化”解释精神病。这在临床上很容易被推翻,例如,某些精神病患者明显地体现出超常的智力水平,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存在脑部退化问题。弗洛伊德因而致力于寻找精神病的更科学解释,不仅需要重新解释“自然”概念,还需要重新解释“科学”概念。现代临床医学体现出极致的科学主义发展态势,但

科学主义中的“科学”概念备受质疑。弗洛伊德的宗旨是通过精神病研究来解释真正属于人的“自然”与“科学”概念,它们与单纯地通过物质结构来解释的“自然”与“科学”概念存在本质差别。在他看来,这两个概念深刻地影响到疾病的解释和治疗,相应地产生不同的临床医学认识论。

临床医学需要以科学的病因学为基础,它常常从一定的自然科学理论出发解释疾病,例如,生物医学以生物学为基础解释疾病,之后又产生众多的分支学科以更精确地解释疾病。任何疾病的致病原因都是多个的,但决定性病因只有一个,病因学建构须找到致病的决定性病因。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中以生物学中的“停滞”“退化”、生理学中的“本能”“固着”、心理学中的“压抑”“移情”和伦理学中的“精神冲突”“乱伦”等概念建构起一种独特的病因学。他认为,精神病致病的决定性病因是“性本能”与“自我本能”(或道德本能)发展中产生的“精神冲突”。他一直强调“性本能”绝非心理事件的单独起因,“神经症起源于自我和性欲之间的矛盾,而非性欲本身”^{[1]205}。这实际上否定了纯粹生理主义的精神病解释。然而,要深刻理解他的精神

【收稿日期】 2023-05-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伦理自然主义视角下弗洛伊德的精神病本体解译”(22FZX081)

【作者简介】 陈 默(1978-),女,湖南新宁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生命医学伦理。

病因学并不容易,必须综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才能解释清楚他的“精神冲突”概念,核心便是身心关系及精神冲突的发生机制。

弗洛伊德强调精神分析学不能混淆了“退化”和“压抑”概念,一个是生物学的,一个是心理学的,前者与性欲有关,后者与性欲无关。生物学概念必须是实在论的,心理学概念却可以是一种科学假设。他强调,“压抑”概念不必涉及性欲,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心理过程,最好把它称作为“地形学”的过程,指我们所假定的心理区域;或指由有关几种相区分的精神系统所形成的一种心理构造^{[1]200}。“心理”并非实在的,任何时候对它的理解都只是一种假设,须立足于人的真实精神系统才能描述,但始终无法离开两个核心因素:性本能和乱伦情结。“性本能”是一个生理学概念,“乱伦情结”中却包含了生理与伦理内容的交集。弗洛伊德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更加抽象,即人的内在自然与道德的关系及冲突。

弗洛伊德未曾明确地探讨过“自然”概念,但他的理论却体现出综合了各学科的“自然”概念于一体的特征,主要包括生理的、心理的与伦理的自然。在《图腾与禁忌》和《文明及其缺憾》等专著中,他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详细地论证了宗教禁忌和神经症的起源。他虽然使用了生理学中的“退化”“停滞”和“固着”等概念,但他强调神经症的成因是生理、心理和伦理因素所发挥的综合作用。因而他的“自然”概念是复合性的,掺杂了多种学科的自然理论,正是这一综合性的自然主义特征决定了他对“科学”的独特认知。如果只从个体的存在出发理解弗洛伊德的本能自然,必然陷入狭隘的自然主义当中,但实际上,他也强调从人作为类存在的角度解释本能自然。他提出,决定人类思想发展的是人作为主体存在对“自然”的不同时期的认知,是过程性和阶段性的。在人类早期,由于对自然的极度无知造成人陷入“思想的全能”状态,此时的人类凭借对自然的想象来建构“自然知识”,尽管脱离客观事实,却构成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人类凭借想象建构起符合自身需求的社会伦理。他因而提出,人无论是作为类存在,还是作为个体存在,其早期的精神状态容易因幻想退化到本能的自然状态,这是一种“海洋般浩渺的感觉”^{[2]2}。在精神的病态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感觉,此时人的思想还停留在自我与本我未完全分离的状态。他因此推断,人的精神是通过感官把握外在自然的结果,只有当人的主体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外在自然的感性意识才会消失并形

成客观理性,它是科学世界观形成的必要前提。此时,人实现了与外在自然的分离,然后再从对外在自然的科学认知中建构起符合自身需求的伦理观念。因而无论是科学时期,还是前科学时期,人类思想的形成都无法脱离外在的自然事实。

尽管如此,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科学思想还很幼稚,存在着许多它至今无能为力解决的问题。以科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多半是消极的,如服从真理、拒绝幻觉等。它的目的在于寻求符合现实或不依赖我们存在的东西,也就是与我们的欲望满足或挫折有决定性关系的事物,与现实外界符合的便被称为真理^[3]。即使人类已经找到了认知自然世界的“科学方法”,实验的或实证的,但它们不是真正科学的。他主张立足于人的内在自然进行研究的精神分析法,并认为这才是真正属于人的科学。在他看来,相比较于外在自然来说,人的内在自然研究更能反映人与世界的关系。精神分析就是解释内在自然的科学途径,尽管这一方法在其他人看来极其荒谬,但他本人从不放弃肯定这一方法的科学性。

二、弗洛伊德的“自然”概念

(一) 生理的自然

在生理的“自然”概念解释中,如何理解人本能的“关系性欲求”很关键。“发展”与“进化”概念已经在生物学中获得充分论证,但“退化”一词仍存在很多争论。弗洛伊德虽然以退化论为背景展开分析,但与生物学退化论存在本质区别:他不将“退化”看作是目的论的,仅仅将其中的偶然性、阶段性和选择性当作是分析神经症的核心要素。“性本能”的生理性特点显著,太多的学者将其解释为性欲,但它实际上更多地代表人性发展的一种本能趋向——关系性欲求。弗洛伊德论述了人的各种本能欲求,如营养本能、生本能和死本能等,但性本能具有更根本性的意义。正是“关系性欲求”使得人与人的关系产生并形成社会,人的伦理观念也由此产生。然而,如果弗洛伊德否定生物精神病学的“脑部退化”论成立,他又如何能证明“性本能退化”的科学性?

弗洛伊德是这样解释“性本能退化”的:性本能的部分机能可能永远在早期阶段被阻止,整个发展就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停滞。“停滞”也被称为“固着”,是性本能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第一个危险。因为有了“本能的固着”,人体机能发展的自然倾向才有可能改变并形成“退化”。“固着”意味着发展中

“部分的停滞”,人体机能就有可能退回到更早前的发展阶段。“退化”的第一种形式是退回到力比多发泄的第一个对象,即乱伦情结的产生;第二种形式是整个性组织退回到更早阶段。因此,弗洛伊德不仅提出了生理机能发展的过程性和必然性,而且强调了它的偶然性和阶段性。后者对于神经症的解释更为关键。现代退化论者强调生命发展的偶然性,如约翰·圣弗德认为“人不过是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的产物”^[4]。他们都承认生理的自然不只是体现为“发展”与“进化”,还存在着“停滞”与“退化”,它们都是生理的自然过程。但退化论者将“退化”当作是人发展的必然性,并因而否定人作为类存在的进化性,弗洛伊德只将其当作是精神病解释的生理基础,并不否定人类作为整体存在的进化性。

在对神经症的病理机制的阶段描述中,弗洛伊德使用了“自恋”“乱伦情结”和“升华”等术语。自恋是神经症病理现象的极端状态,此时主体的生理完全退回到最早阶段,无法发展出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自恋的极端表现就是“性倒错”,此时主体不需要任何客体就能够完成全部的性生活,这是性本能发展的完全倒退,主体的性欲退化到幼年阶段。弗洛伊德后来提出“社会自恋”以批判现代人整体的心理病态,它的突出特点是无法与他人建立起关系,主体体现出极端自私的状态。“自恋并非一种性倒错,而是一种出于自我保存本能(*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的利己性(或称为利己主义)的力比多的补充物,一定程度的自恋可以正当地归属于每一个生命体。”^[5]“社会自恋”超出了生理范畴,成为一个具有伦理评价意味的术语。“自我保存本能”更应该指心理的自然倾向,它是性本能的补充物,两者共同成为生命体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自恋作为性本能退化中的极端状态仍然存在着程度之分,极端的自恋才是病态,一般的自恋仍是正向的。自恋不仅是对内的,而且可以对外影响到亲子关系,这是最难处理的。父母的自恋可以影响到子女,越是自恋的父母越体现出对子女的极端无私的爱,但这种爱在本质上并不成熟,因为父母并未给子女的自我发展以充分的自由。父母的自恋只能以亲子关系中的较弱者的自我牺牲为代价来解决,直到任何一方能够发展出正常的客体爱恋时,它之前的病态才能被彻底消除。总之,“自恋”是一种关系性欲求的彻底丧失,在与客体的关系中,主体将客体当作是自己的一种复制或翻版。

与“自恋”相比较,“乱伦情结”是神经症病理状

态程度较轻的一种,却是更为常见的一种。在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分析理论框架中,对这一情结的解释至关重要。乱伦情结中的“杀父娶母”并非客观伦理关系中生出的道德情感,而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它是比自恋程度较轻的一种精神病理现象,主要体现在主体出现关系性欲求,但并未指向真实的客体,而指向幼年最初期的异性父母。因而“乱伦情结”既是一种生理的自然倾向,却又包含了伦理道德的萌芽,其中蕴含了与异性父母的非理性、非道德的关系心理。弗洛伊德将“乱伦情结”当作是神经症病因学分析的核心。

神经症的第三种形式是“升华”,这是极为罕见的一种可能性,但弗洛伊德极力地承认它的存在。在《达·芬奇的童年记忆》一书中,他以列昂纳多·达·芬奇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童年后出现的性压抑促使他将力比多升华为求知欲,这使得他此后一生的性生活都处于静止状态。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也许就不出现这种压抑,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出现压抑。然而,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不能将力比多的升华看成是唯一可能的结果,也许,另一个人未能成功地将受压抑的力比多升华为求知欲,他们虽受到了和列昂纳多同样的影响,却不得不承受着智力上的永久缺陷以及无法克服的强迫性精神病^[6]。因而升华是“性本能退化”的积极后果,它指向的并非他者,而是指向自我并发展出超常能力,在其表征上并未体现出明显病态。弗洛伊德详细地分析了这一可能性,但对它的态度并不乐观,他指出,“性本能退化”更可能产生的是精神的病态。

(二)心理的自然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论述了人类心灵发展史上的三种不同宇宙观:泛灵时期的、宗教时期的和科学时期的宇宙观。他认为泛灵时期和宗教时期的宇宙观是纯粹心理学的。他强调,人类心灵的实质来源于对“自然”的解释,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心灵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人一方面借助于对“自然”的认知建构起各种宗教仪式或社会伦理规范;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人的行为来影响自然进程,例如求雨和求丰收的仪式,或试图通过发生性关系促进土地的增产和丰收。“在爪哇的某些地方,当稻米即将开花的时候,农夫们带着妻子在夜晚到他们的田园里,借着发生性关系来企图引起稻米的效法以增加收成。然而,乱伦的性关系却被严厉禁止且为人畏惧,因它被认为可招致收成的失败和促成土地的不育。”^{[7][13]}这种心灵观念的形成大部

分来自模仿,人们主观上认为在采取的行动和所期望的结果之间有着相似性,例如,希望下雨,就要做那些看起来像下雨或使人联想到下雨的事情即可。这种模仿行为逐渐地发展成为比较正规的宗教仪式。泛灵时期和宗教时期的人们由于缺乏自然知识,其心理观念源于对“自然”的直观推测或模仿,并且在内心形成坚定的信仰,他们丝毫不怀疑这样做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弗洛伊德更深层次地分析了隐藏在原始巫术与魔法背后的自然定律,它们都源自人类的某种欲望。人们之所以深信魔法的力量,是因为他们期望得到它,因而重点在于如何解释这些期望及人们通过何种方式满足它们。在各种可能存在的方式中,“幻想”以一种合理而简单地方式满足着主体的期望,但它不是基于对“自然”的客观认知生发出来的,而是纯粹的主观心理。原始人无法知道“自然”的真相,魔法和巫术是产生“幻想”的有力手段,人们只需要在主观上坚定不移地相信可能产生的结果。这种心理对人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人们从“客观事实”和“主观想法”中选取了后者。此时,观念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客观事物本身,对观念的任何主观评价都会影响到客观事物本身。在魔法的世界里,主体可以经由一种精神感应的方式来打破时空的距离。因而“心理的自然”是一种与理性相对的状态,主体可以在自我的意志范围内任意地界定客观事物,这是一种“思想的全能”法则^{[7]137-140}。可以说,人类的理性世界充满了各种伦理法则,它是人类在经历了若干历史事件之后根据社会的需求建构起来的,“思想的全能”却远离这样的事实,它只遵从快乐法则。

弗洛伊德以原始人的心理分析神经症患者,他认为,“这些原始的思想形态和这类病人的意识方式极端相似。……决定这些病人症状的不是经验的真实性而是思想的真实性。神经症的病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只有以他那样的语言方式才能通行无阻。……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7]142}。神经症患者本质上是完全脱离真实伦理社会的人,所谓的“另一个世界”即患者完全从利己本能出发所幻想的虚幻世界。“神经症的利己本质就是逃离不满意的现实状况,进入一个相对愉快的幻想世界——这是它的基本目的。然而,逃离现实也正意味着逃离社会,这是因为神经症所要逃避的现实世界,是由人类社会和它所有的习俗所控制着的。”^{[7]121}神经症患者的症状与原始人的心理状

态极度类似,弗洛伊德将它看作是精神分析的核心环节。他认为,泛灵时期人的心理发展遵循绝对的自然定律,它体现为一种性欲化的心理状态,它的极致状态仍然是“自恋”。相反,科学时代的人开始对这一主观心理产生怀疑,并着手从人与外部自然世界的关系中寻找自我心理形成的客观基础。

(三) 伦理的自然

从伦理的角度解释“自然”更复杂。康德拒绝将任何感觉主义的东西当作道德产生的基础,休谟却提出经典的情感主义学说,他认为“同情”即道德产生的前提。这两种学说奠定了客观主义伦理与自然主义伦理的基础,之后伦理学家们试图对情感主义进行论证,逐渐地发展出“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的区分。弗洛伊德使用“矛盾情感”描述这两种情感对冲后产生的冲突,它不源于现实生活,而源于主体内隐的“情感本能”与“道德本能”的相互抵触。主体在内心虚构了一种不存在的伦理冲突——杀父娶母,它并非出自理性,而出自本能的关系性欲求。拉康认为它是一种本能的“欲望”,但并非具体的、对某一物的欲望,而是“无意识欲望”,由需要(need)、需求(demand)和欲望(desire)三个相互独立又联系为一体的部分组成。欲望既非需要满足的胃口,也非爱的要求,而是后者减去前者后的差异^[8]。欲望是伴随需要和要求产生的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无意识需求^[9]。欲望并不是去欲望他者,而是欲望他者的欲望^[10]。精神分析中的抵抗、变态不是对于自身欲望的抵制或拒绝,而是对他者欲望的反叛,这正表现为自我自由意志(内在自我)与外在道德规范(客观实在)的分裂^[11]。在拉康这里,欲望并非纯粹的生理需求,它更多地指向与他者的关系。这种需求虽然也是自然的,但因为关涉他者的欲望,已经产生了伦理的意涵。如果自我和他者的欲望无法统一,关系就无法产生,主体就无法获得自我满足。精神病患者的抵抗并非对自身欲望的压抑,而是对他者欲望的无意识反叛。拉康道出了“关系性欲求”的自然与伦理的双重意涵,却未能更深层次地诠释“伦理的自然”。

无论是客观主义伦理学,还是自然主义伦理学,其主要问题是无法消除自然与道德之间的天然屏障,弗洛伊德却以“罪恶感”解决了这个问题。“罪恶感”是人内隐的情感冲突产生的后果,它源自内心过分的道德良知,人一方面受本能的驱使极度地想做某事;另一方面又因自身的这种欲望而产生愧疚。因为这一定是人人想做却不能做的,正是这样

的矛盾性造成人内心的情感冲突。“罪恶感”是因内在的情感冲突产生的一种类似于道德的情感,但它仍然不是客观的道德情感,而是一种道德情感的前状。与仁爱、同情、正义等道德情感相比较,它不具备明显的道德意味,因为道德情感指向客体,“罪恶感”却指向自身的欲望,它体现为对自身欲望的压抑。弗洛伊德提出,“罪恶感”是无意识的,它并非实际的道德情感,而是基于主体的道德良知产生的一种模糊情感状态。这一状态既充斥着主体本能的自然欲望,又夹杂着抑制这些欲望的无意识压抑,因而它常常处于一种极矛盾的状态。如何解释这一情感状态对于理解“伦理的自然”很关键。

根据弗洛伊德,“罪恶感”因主体过分的良知而产生。从语言的角度来说,“良知”和一个人的“最确实的自觉”有关,但很难把它和“自觉”在某些语言里区别开来^{[7]108}。“自觉”并非出于外在的某种压力而产生,但它不遵循快乐原则,而因主体“本能的厌恶”产生。性本能是一种“本能的快乐”,体现的是主体关系性欲求的正向发展;“良知”却体现为“本能的厌恶”,即一种逃离自然的倾向,它是主体关系性欲求的反向本能。任何具有良知的人,在内心深处必然有着对这种厌恶的本能意识,和对他的行为夹带着的本能自责。由良知为出发点的律法中,任何对它的破坏都将使人产生罪恶感^{[7]109-110}。正如进化论与退化论之间的对应性一样,因“本能的厌恶”而产生的良知与因“本能的快乐”而产生的欲求也是相对应的,它们都是自然的,但方向正好相反。即使是野蛮民族,在对敌人的极度仇恨中,仍然产生对死亡的本能厌恶,并因而产生强烈的“罪恶感”,他们获得的并非内心的喜乐,而是本能地掉下悲伤的眼泪,并为那些死去的敌人祈祷^{[7]63-64}。矛盾情感中包含的是人对死亡“本能的厌恶”,这与“本能的快乐”形成鲜明对比并产生激烈的对冲,共同地构成道德情感的前状。它是无意识的,与基于理性的道德情感存在本质差别。即便如此,这种情感并非完全自生的,它可能源自敌对的人际关系。“某些附属于矛盾情感的特殊人际关系很可能就是良知的起源,它的发生就像我们在禁忌和强迫性神经症所讨论的情况——即两种敌对感情之一必须储藏于潜意识里,而且属于另一感情的强迫性优势的控制之下。”^{[7]110}良知与神经症在发生学上具有共同的偶然性特征,但是,承认神经症发生的偶然性比承认道德产生的偶然性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本身就不具备普遍性,而道德却始终被认为是人应该拥有

的一般属性。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良知只停留在“本能的厌恶”阶段并不会产生病症,能产生病症的是超出这一阶段的良知。良知的形成最初是因父母的批判,随后是因社会的批判。对这个“监察部门”的反抗产生于个体从所有这些影响中解放出来的愿望(依照其疾病的基本特性),随后,他的良知会以一种退行的姿态面质他,就像一种来自于外界的敌对影响^{[5]36}。因“本能的厌恶”产生的良知并不会产生压抑,超出的才会产生压抑。如果压抑反复发生,出于本能的良知将产生退化,这是一种“道德本能”的退化。弗洛伊德提出这一观点意味着他承认道德不是人性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人在特殊的情境中所做的偶然选择。同时,它仍然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也就是退行到完全非道德的阶段。并且,这些过程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主体本能地将那些道德的前状排除在意识之外,“压抑的实质在于拒绝以及把某些东西排除在意识之外的机能”。可以说,无意识同时成为“自然本能”和“道德本能”的有利“避难区”,“性本能”如果不能发展出健康的客体关系,“道德本能”如果不能发展出主体实在的道德观念,它们会同时被压抑成无意识。这两种本能在无意识中并不是沉寂的,而是形成无意识的本能冲突。“本能知识如果受到压抑而不再受意识的影响,就会发展成为难以察觉、极为丰富的形式。它像真菌一样在黑暗中分叉,并采取极端的表现形式,它转译和揭示的意义对神经症患者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恐怖的,因为它们反映了本能的、异常的、危险的力量。”^[12]这大概是理解神经症的关键点,“自然本能”和“道德本能”在无意识之中不停地被分化,形成各种不易察觉的恐怖力量并影响着主体的行为。这一本能的冲突不是主体的意识所能控制的,它自然地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无意识是非逻辑、非理性和非经济的,这种性质的神经症与文化论者们所谓的“建构性疾病”相比较更客观。

总之,弗洛伊德以“矛盾情感”为核心论述伦理的自然,它并非休谟意义上的自然情感。他论述道德禁忌与神经症的共同起源,旨在证明神经症与良知有着共同的发生学,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对冲后产生的“矛盾情感”是解释的重点。所以,从一般的意义上分析弗洛伊德的欲望、情感是不准确的。在《精神分析导论》一书中,他多次指出他的理论是非情感主义的,但不等于说他完全忽略情感的重要性,而是不赞成从纯粹的情感出发解释精神病。无疑,

以休谟为首的情感主义学派无法证成自然情感是伦理的基础,即使休谟提出“联想法则”以完善情感主义理论本身,但终究无法从纯粹的自然情感推出客观的伦理法则,因而无法填补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弗洛伊德却以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的对冲解释了神经症的病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道德的发生学。

三、弗洛伊德建立在 “自然”概念基础上的科学世界观

在弗洛伊德看来,尽管哲学和宗教也研究人的心灵,但使用的方法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行的,根本无法深入地认识人的“身内自然”。哲学思辨只会让人陷入枯燥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无法通过实际的观察和实践深入研究人的情感和欲望的本质。宗教思维不过是人类童年时期产生的对“自然”的极有限的认知,人类只不过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父亲”角色,以此消除对“自然”的恐惧。真正的科学研究需要从“外在自然”转向“内在自然”,切实地立足于人的欲望、情感等展开,因为这些才是人与“外在自然”发生关系的真正动因。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指向人的“内在自然”,它以对人类心灵的有利控制为目标,不仅面向人的理性,而且面向人的非理性。“无意识”即人的非理性状态的总特征,既是他的精神病学建构的整体背景,也是他的人格发展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神经症的发生学,在本能的作用下它是无意识的。无意识与人受意识控制的理性状态截然不同,从无意识到意识的发展过程构成弗洛伊德精神病学治疗的一般方法论。如果不对它做一个阶段性分析,过分夸大无意识理论,也是不可理解的。

弗洛伊德提出,早期退化仅可能出现在人的精神领域,而非生理性的。因为在成年人身上是找不到胚胎的,童年的胸腺在青春期被结缔组织代替后就消失了,只有在精神中,早期阶段和最后的形态才有可能并存^{[2]10}。他一直不主张生理退化论,在他看来,各种器官在人成年后都已经完成了组织形态上的变化。正因为如此,他坚定地认为立足于“脑部的退化”解释精神病很难成立,但精神的退化却是可能的,并常常体现为部分的退化。人的精神在发展的过程中部分退化到早期状态并形成病症,这一部分和其他发展成熟的部分是可以并存的。精神病学恰恰应该立足于这一退化的部分来研究,也正是这一部分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能按照理性发展的正

常状态来寻找病因。“性本能”“乱伦情结”和“无意识”等概念都包含对这一特殊性的描述。尽管他多次提出这一现象很难被形象地描述,但他还是尽其所能地去解释。人的精神中的某一部分还停留在早期的自然状态中,这是人与客体世界还未能完全分离、完全以自我满足为目的的自然状态。也正是这一自然状态中形成“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无意识对抗,它是精神病产生的根本原因。

弗洛伊德在晚期的作品中试图分析人类整体的精神状态,他称之为“社会精神病学”。在他看来,道德不是必然性的存在,它只是人类根据社会需求制定的,目的是限制某些人类共同的不合理欲望。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这些限制是有利的,对于个体来说,这些限制却是极其有害的。然而,“道德决定自然”已经成为人类选择的常态,人在各种道德规则中压抑着自然本性。在他看来,享乐主义是植根于人性的不变法则,道德却是偶然性的、选择性的,现代社会却试图将道德变成人生存的必然法则。社会道德一方面引导着人理性地选择更符合人类共同体发展要求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压抑着人的自然本能。这种压抑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产生各种精神性疾病。尽管道德理性足以使现代人获得相对稳定和安全,但它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被压抑住的本能仍然强烈地影响着人的行为选择。在弗洛伊德对社会共同体伦理的描述中,它始于个体对家庭伦理关系的认知,然后逐步地发展到社会共同体,这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基本范型。现代文明以改造外在自然为目标,以无止境地满足人的自然需求为目的,却忽略了道德的矛盾性和选择性,结果造成社会共同体伦理建构虽然常以血缘家庭关系为基础,同时也强调经济纽带在统一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却忽略了人性中以“杀父娶母”为原型的本能冲突及其对客观伦理形成的影响。因而现代文明只是在表面上尊重了人性,实际上却以牺牲人的本能发展为代价。

现代科学哲学研究试图调和自然科学与哲学认识论的矛盾,前者以客观自然为研究对象,后者以人的身内自然为研究对象。弗洛伊德坚持以精神分析方法研究人的身内自然,他认为这样才能建构起更科学的世界观,因为决定人与世界关系的是身内自然,而不是外在自然。尽管人依靠感官的外在刺激获得内在感觉,但人的思想不是由外物决定的,如果缺乏因关系性欲求而产生的能动性,在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就无法建立起正常的关系。现代科学研究应该积极地以人的理性、情感和欲望等为对象,并且,

不能忽略人性中的无意识研究,因为人的精神状态常常受无意识的深刻影响。然而,弗洛伊德的“本能无意识”同时包含了人性自然与道德发展的可能性。他承认“本能”是心理学研究中最重要、最模糊不清的内容,代表了所有产生于身体内部并且被传递到心理器官的力,它可能以各种形式出现,如生本能、死本能、爱本能、自我本能等。本能是有机体生命中固有的一种恢复事物早先状态的冲动,它代表了人性发展中的“原欲”,是人生生命力和创造力中的“种子”。尽管很多人坚信人类具有一种趋向完善的本能,它使人类达到了现有的智力和道德水平,或许还可能将人类的发展导向超人阶段。但弗洛伊德并不看好这种本能。他认为,尽管极少数个体身上会体现出这种趋向,但不过是“本能的压抑”的结果。这种“本能的压抑”始终在为求得完全的满足做斗争,任何“替代性满足”或“升华”作用都无法消除它坚持不懈的斗争意志,因而“本能的压抑”才构成个体心理发展的动力,它如诗人所描述的,“无条件的只是向前猛进”^{[13]43-55}。

弗洛伊德在后期的著作《自我与本我》中详细地论述了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的个体人格结构。相对于以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为结构的“地域学”理论,人格结构的主要差别在于凸显了“超我”的道德作用,以及三者之间的明晰关系与各自遵从的运行法则。但是,他在解释无意识与前意识、意识的关系时,存在着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从他的本意来看,无意识恰恰就是感知觉所无法轻易触及但又能够产生心理动力的神秘之物。他质疑过能够以“思想”的名称来概括的内心过程:它们是心理能量在通往行动的道路时在器官内部某处发生的转移,它们是向着意识的表面前进的吗?或是意识通向它们?这里使用心理生活的空间的或“地域学的”观念描述都存在困难,肯定存在着第三种选择^{[13]206}。这表明,在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从无意识到意识,或从意识到无意识都是有可能的。但在这种可能性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即心理能量在通往这两个地方的过程中产生转移而不使得心理通往意识,同时也不通往无意识,它自然地停留在某个地方产生“固着”。弗洛伊德指出,意识即人的感知觉所能直接感受到的东西,例如疼痛,它既可以来自外部,也可以来自内部。相对来说,解释人的内部知觉比解释外部知觉要困难得多,但仍然可以清楚地使用形象或语词进行描述。在解释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时,弗洛伊德详细地分析了记忆和想象

等心理活动在促进三者关系转换时的作用。但无论他怎么解释,仍然存在着无法解释的东西,这给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带来极大困难。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突出了超我的道德作用,其主要进步之处在于增加了伦理学的内容。弗洛伊德虽然不像哲学研究一样立足于客观道德进行分析,但在他的“自我”概念中,始终是以道德的高级内容和现实的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在《图腾与禁忌》中他就提出,“无意识的罪恶感”来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本能,它虽像性本能一样是无意识的,但相对于纯粹的生理本能,这是一种高级的本能。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以现实的伦理关系为基础,最元始意义上的关系源自与父母的伦理关系,这是个体关系性欲求与道德人格产生的基点。

在弗洛伊德看来,“道德本能”既是自然的,又是道德的。道德本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部分,它在本质上与自然本能类似,两者在发生学上甚至有着共同的根基。在他描述的自我与本我理论中,自我永远都与本我交织在一起。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本我犹如自我的母体,人的自我的基始必然地离不开本我的部分。如果只局限于对“具体的人”做出分析,很难理解自我与本我的分化,要深刻地理解两者的分化,需要立足于作为种属概念上的人,即作为类存在的人。尽管弗洛伊德立足于个案进行分析(这导致他的理论看似经验性和归纳性的),但在基础理论与方法学上是立足于一般的人来谈的。从自我与本我的区别来看,自我只是反映了人性中的表象,而本我才是决定人性发展的根本性的东西。换句话说,人的自我体现出千变万化的特征,但本我却像“基因”一样,是植根于人性中的东西。两者虽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却又无法完全的独立存在。自我与本我共同决定着个体道德的发生,并且是遗传性的。弗洛伊德并未明确地提出“道德遗传学”或“道德基因”概念,但他说:“自我的经验起先好像不会遗传,但是,当它们在下一代许多个人身上被经常地、有力地重复,可以这样说,自我的经验就把自己改变为本我的经验。这个经验的印象经由遗传保存下来。这样,在本我中,那些能被继承的经验就聚藏了无数自我残余的存在。”^{[13]230}经验性的自我也可以经由数代人的重复而沉淀为人的本我并遗传。正因为这样,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关系构成一个“自然与道德关系”的平衡力量。一方面,本我尽情地发挥着本能作用,它决定着人因自己无休止的关系性欲求而产生的心理动能;另一方面,经验性的自我不

停地在道德性的超我和自然性的本我之间进行调节与控制,既使得本我不因过分的欲望而痛苦,也使得超我对本我不造成太多的压抑。神经症本质上是自我、本我和超我三者关系的失调,反之就能达到精神正常,它们决定了人的内在自然与道德发展之间的状态。弗洛伊德认为,立足于以上关系来建构的世界观才是真正科学的。

四、结语

弗洛伊德以“退化”“性本能”和“矛盾情感”等概念解释自然,它包含生理的、心理的和伦理的重要意涵。精神分析学的建构以精神退化论为基础,以“身内自然”为对象,以精神分析为主要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个体神经症致病的病因。弗洛伊德以独特的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人类认知身内自然的科学方法,它与纯粹物质主义的生物医学认识论存在本质差别。

【参 考 文 献】

- [1]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导论[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
[2] 弗洛伊德. 文明及其缺憾[M]. 傅雅芳, 郝冬谨,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 [3] 弗洛伊德. 心灵简史: 探寻人的奥秘和人生的意义[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3: 142-146.
[4] 圣弗德. 退化论: 基因熵与基因组的奥秘[M]. 繁星, 流萤, 译.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0: 10.
[5] 桑德勒, 珀森, 冯纳吉. 弗洛伊德的《论自恋: 一篇导论》[M]. 陈小燕, 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 17-18.
[6] 弗洛伊德. 达·芬奇的童年记忆[M]. 李雪涛,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88.
[7] 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文良文化,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8] LACAN J. Écrits: a selection [M]. New York: Norton, 1977: 287.
[9] 顾明栋. “离形去知, 同于大通”的宇宙无意识: 禅宗及禅悟的本质新解[J]. 文史哲, 2016(3): 46.
[10] 多斯. 从结构到解构: 法国 20 世纪思想主潮: 上卷[M]. 季广茂,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127.
[11] 庞俊来. 道德世界观视野下“精神分析”诠释[J]. 江海学刊, 2019(1): 75.
[12]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说梦境与意识[M]. 高适, 编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21-22.
[13] 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M]. 林尘, 张唤民, 陈伟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Freud's Concept of "Nature" and His Scientific Worldview

CHEN Mo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a)

Abstract: Freud's concept of "sexual instinct" refers not only to the innate and physiological sexual desire, but also to the innate and ethical relational desire, which essentially has dual meanings of physiology and ethics. Freud constructed his psychoanalytic theory on degeneration, and it is not a kind of biological degeneration which completely denied the inevitability of human evolution, but a pathological theory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admitting that human has an inevitable evolutionary trend. At the same time, he does not regard "degeneration" as purely physical, but rather believes that it is more likely to be spiritual. "The degeneration of sexual instinct" is the core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 of neurosis. Freud focused on this pathological concept to analyze human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ology, psychology and ethics, and tried to construct the concepts of "nature" and "science" truly belonging to human beings. On this basis, he put forward his "scientific world view", which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pt of "science" limited to the study of external nature or biological nature.

Key words: Freud; nature; scientific worldview

(责任编辑 赵 雷)